

# 夜雨中传达命令,连长夸我勇敢

1961年12月,我18岁,在师范学校读书,投笔从戎,来到战斗部队,决心练好本领报效祖国。

## 荒山野岭站岗,虚惊一场

部队为了备战施工,住进山区小村庄,开始打坑道。一天夜里,一点多钟,我睡得正甜。班长叫醒我:“快走!”我迅速穿好衣服,抓起武器,跟他走了。他把我带到半山腰,指着一堆机器说:“这是新进器械,严防敌特破坏。”

当时形势比较紧张,台湾方面经常派遣小股匪特潜到大陆骚扰,军队驻地经常有敌特活动,暗杀、爆炸时有发生。黑乎乎的夜里,我第一次在荒山野岭站岗,十分紧张。附近的小珠山、大珠山分别升起了两颗信号弹,我借着微弱月光远远望去,朦朦胧胧看到前边沟沿上好像有个东西在动,时隐时现。我心想,这是不是敌



窦胜俊在部队留影

人的诡计,他们分散哨兵的注意力,要进行破坏?于是,我更加瞪大了眼睛,竖起了耳朵,但头皮发麻,心里十分害怕。时间过得可真慢啊!换岗时,我报告情况。班长说:“忘记告诉你了,老同志都知道,此处有只狐狸和哨兵和平共处,互不侵犯。”听后,我恍然大悟。真是虚惊一场。

## 夜雨中执行任务,山中迷路

一天,班长通知我到连部报到。连长问我:“打起仗来,我如果负伤,你能不能背我下战场?”我斩钉

截铁地回答:“没问题!”“好吧!那就你啦!”就这样,我当上了连部通信员。当时,连队与营部相距十多里,一些公文、信件、报表、材料,全靠通信员来回传递,无任何交通工具,都是步行。几天工夫,我对工作就熟悉了。

一天夜里11点,突然电闪雷鸣,倾盆大雨从天而降。连长急切地叫醒我:“紧急命令,必须在12点前传达给各排长。三排在施工现场,命令你去完成这一任务。”我一跃而起,背起枪,冲进了暴风雨中。部队驻地是坑道的路我还是熟悉的。翻过一座山梁,就是坑道口了,有4里路。虽然天黑路滑,十分难行,但重任在肩,我也没怎么害怕,顺利地找到了三排长。传达完命令,离限定时间还提前了10分钟。

坑道内灯火通明,坑道外漆黑一片。风还在刮,雨还在下,我再次冲进

雨里。我本打算原路返回,却因完成任务内心喜悦而放松了警惕,迷失了方向,来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山梁上。闪电时而划破黑沉沉的夜空,照亮雨点打在岩石上溅起的一朵朵水花。刹那间,电光消失了,天地又合成一体,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吞没。

漫山遍野是哗哗的流水声,我分不清东西南北,找不到道路,毫无目的地往前赶。一不小心,我跌到崖下,碰伤了右腿。这时响了一个炸雷,借着闪电,我来到高山峡谷中,顺着水流跌跌撞撞前行。终于,我来到一个小山村。一位大爷起来夜尿,我上前问路。他告诉我:“上去前面小山梁就是公路了。”

这条公路,正是经常去营部的路。我一口气跑回连部,连长高兴地夸我:“你很勇敢,经得住考验,是个合格的通信员!”(口述/山东济南 窦胜俊 73岁 整理/张雪莹)

## 父亲给我买毛选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我读高中。那时,学生晨读不是读课文,而是读毛主席著作,因此,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买一套《毛泽东选集》(1-4卷)。买毛选四卷,需要5元钱。家里没钱,父母硬是从牙缝里挤出30斤地瓜干,卖了3元钱,又向邻居借了两元钱。然后,父亲向生产队长请了一天假,头顶烈日,徒步50里到菏泽新华书店买了一套封皮鲜红的毛选四卷。

父亲给我买了书,不逛城,不买东西,不吃午饭,饿着肚子走回家。我接过书时,见父亲不仅汗流浹背,两只布鞋还磨出了洞,双脚起了血泡,我的泪水忍不住涌上眼眶……(山东菏泽 刘锡建 67岁)

## 精心策划军装照



王美荣(右一)等人合影

上世纪70年代初,青春飞扬的我在山西省垣曲县加入人民兵团,去晋南支援正在兴建的“五四一”工程。

当时,民兵团里的年轻人都想拥有一身军装,哪怕是穿上军装照张相,也会感到无比幸福。一年冬天,我和民兵团宣传队去慰问当地驻军,演出结束返回工地时,部队领导担心我们三位女演员受寒,给我们每人拿了一件军大衣穿上。本来返回工地的第二天,我们就应该把军大衣送还部队的,可我们难得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,激动得一晚上也没有睡着,精心策划一番。第二天一早,我们穿上军大衣,戴着向转业军人借的军帽,徒步往返60里山路,在镇上照相馆留下英姿飒爽的身影,圆了拍摄军装照的梦。(讲述/山西绛县 王美荣 整理/陈玉霞)

## 一月两次扛米上楼

1995年,我家5口人,每月每人的粮食定量已达28斤,食油定量0.5斤。也就是说,我家每月可买140斤米或面和2.5斤食油。这是我家粮油供应量的顶峰。定点粮站离我家有里把路,妻子“惜米如金”,生怕我去买米时自行车货架把米袋夹破造成漏米,总是自己拿布袋把米从粮站扛回来,再爬上5楼到家里。每月买两次,买一次就是70斤。因此,总有人说我妻子:“你力气真大!”

那时,油水少,全家个个都能吃。外加老家外出打工的人多,我家成了接待站。睡觉可以打地铺,填肚子得有米饭。缺粮啊!妻子愁死了。我只好厚着脸皮,向老同学老同事开口,他们这个30斤、那个50斤地支援我,终于使我家渡过了难关,没有在亲友面前丢人现眼。(安徽合肥 彭万贤 81岁)



本栏目由记忆护作机构暗房子提供支持

## 苦尽甘来,第一次照全家福



**求助** 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合影,虽然现在已经非常模糊、残破,甚至连我的影像也没了,我还是舍不得扔掉它。因为它是我人生转变的见证,也是全家人命运的转变的见证,更是我们一家人的念想。

**故事** 恢复高考第二年,1978年,我考上河北师大。此前,我在县教育局教研室工作。

1981年,我从河北师大毕业后,将重返县城工作。当时,我们村还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耕种土地,社员靠挣工分分口粮和年底分红。如果工分挣不够,不仅粮食分得少,家里还得往生产队里交钱。妻子是当时家庭的壮劳力,为了多挣工分,不管早上、晚上,只要生产队有活,她都出工。两个儿子的生活要她管,家里的猪、鸡要她喂养。同时,我母亲常年生病,也需要妻子照顾。

在我读书的几年,妻子的操劳可想而知。

为了减轻点妻子的负担,我提出:“我重返县城工作,将大儿子带走,在城里上学,和我一起生活。”苦尽甘来,妻子却不同意我的想法,怕我顾不上管孩子。我说:“你放心吧,我一定照顾好孩子。”她思量许久说:“行,你爷俩去城里吧。”接着,她又说:“听说别人家有人大学毕业了,都到饭店庆祝一下。咱家没这个条件,为了祝贺你大学毕业带儿子重回县城工作,咱照个全家福吧。县城离咱家四五十里,交通又不方便,你们

得走多半天路,还得坐船过滹沱河,太不容易了。全家人照一张合影,想你们了,就看看这张全家福,对我娘俩也是个安慰。”

当时,大儿子9岁,小儿子6岁,我们一家到离村十里地的赵庄照相馆,照了第一张全家福。(河北石家庄 吴新改 78岁)

### 与时光重逢

本报携手专业机构帮读者免费修复老照片。两种参与方式:1.将电子版老照片及文字介绍,发送到“当年”版投稿邮箱;2.将老照片电子版原图发送至本报编辑微信18569537321。